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
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
爲刹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
中見約抱刹仰頭裁出鼻遂禽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
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
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爲郡守及魏圍江陵
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旣平約往進見王僧辯於巴
陵謂曰貧道已却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爲檀越宜即逐
取乃還謂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



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總諸軍而往親運石以填江
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鎖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至
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略一戰而殄之軍
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為名將吾自見之此城
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插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嘗
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
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
者豈見天日乎為授三歸龜乃入草初八疊山多惡疾
人法和為采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即求為弟子山中

多毒虫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
峯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或少獲輒有
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
漁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船纜有
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曰汝何意殺因指以
示之弟子乃見蛇頭齧袴襠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為蛇
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
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為作功德一月內
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為人置宅圍墓以避

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弊矣梁元帝以法和為都督郢州刺史封江乘縣公法和稱臣其啓文朱印名上自稱居士後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為三公而自稱何也褒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為弟子唯以道術為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所不立市丞牧佐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檻籬在道間上開

一孔以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檻中所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為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上應有報至故救援耳今既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食具大餽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郢入漢口將赴江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師但鎮郢州

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聖其城門著麤白布衫袴布邪
巾大繩束冑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聞梁元敗滅復取
前凶服著之哭泣受弔梁人入魏果見餽餅焉法和始
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
年佛法當遭雷雹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荊州宮
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
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春清河王
岳進軍臨江法和舉州來附文宣以法和為大都督十
州諸軍事太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

安湘郡公宋莅為郢州刺史官爵如故莅弟造為散騎
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
夏諸軍棄城而退法和與宋莅兄弟入朝文宣聞其有
竒術虛心想見之備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
待之法和遙見鄴城下馬禹步辛術謂曰公既萬里歸
誠主上虛心相待何作此術法和手持香鑪步從路車
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幃油絡網車仗身百人詣闕通
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
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萬段甲第一區田一

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宋莅千段其餘儀同
刺史以下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
錢帛散施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
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爲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
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牀而終浴訖將殮屍小
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而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
所居屋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爲尚可百
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
天共五年說者以爲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卽位至
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法和在荆郢有少姬年可二
十餘自稱越姥身披法服不肯嫁娶恒隨法和東西或
與其私通十有餘年今者賜棄別更他淫有司考驗並
實越姥因爾改適生子數人

馬嗣明河內野王人也少博綜經方爲人診脉一年前
知其生死邢邵唯一子大寶其聰慧年十七八患傷寒
嗣明爲其診脉退告楊愔云邢公子傷寒不療自差然
脉候不出一年便死覺之少晚不可復療數日後楊邢
並侍宴內殿文宣云邢子才兒大不惡我欲乞其隨近

一郡楊以年少未合剖符宴罷奏云馬嗣明稱大寶脉
惡一年內恐死若其出郡醫藥難求遂寢大寶未其而
卒楊愔患背腫嗣明以練石塗之便差因此大為楊愔
所重作練石法以麤黃色石如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
內淳醋中自有石屑落醋裏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
搗下篩和醋以塗腫上無不愈武平中為通直散騎常
侍針灸孔穴往往與明堂不同嘗有一家二奴俱患身
體遍青漸虛羸不能食訪諸醫無識者嗣明為灸兩足
趺上各三七壯便愈武平末從駕往晉陽至遼陽山中

見榜云有人家女病若能差之者購錢十萬又諸
名醫多尋榜至是人家問疾狀俱不下手唯嗣明為之
療問其病由云曾以手持一麥穗即見一赤物長二尺
許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倒地即覺手臂疼腫月餘日
漸及半身臍節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絕嗣明即
為處方令馳馬往都市藥示其節度前後服十劑湯一
劑散比嗣明明年從駕還此文平復如故嗣明藝術精
妙多如是隋開皇中卒於太子藥藏監然性自矜大輕
諸醫人自徐之才崔叔鸞以還俱為其所輕

後周

蔣昇字鳳起楚國平河人也少好天文玄象之學文帝雅信待之魏大統三年東魏竇泰頓軍潼關文帝出師馬牧澤時西南有黃紫氣抱日從未至西文帝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王四季泰分令大軍既出喜氣下臨必有大慶於是與泰戰禽之自後遂降河東剋弘農破沙苑由此愈被親禮九年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文帝欲遣兵援之昇曰春王在東熒惑又在井鬼分行軍非便文帝不從軍至芒山不利而還太師賀

拔勝怒曰蔣昇罪合萬死文帝曰蔣昇固諫曰師出不利此敗也孤自取之魏恭帝元年以前後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高城縣子後除太中大夫以年老請致事詔許之加定州刺史卒於家

強練不知何許人也亦不知其名字先是李順興語默不恒好言未然之事當時號爲李練世人以強類之故亦呼爲練焉容貌長壯有異於人神情敞悅莫之能測意欲有所說逢人輒言若值其不欲言縱苦加祈請不相酬答初聞其言不可解事過後往往有驗恒寄住

諸佛寺好行人家兼歷造王公邸第所至人皆敬信之
晉公護未誅前練曾手持一瓠到護第門外抵破曰瓠
破子苦時柱國平高公侯伏龍恩深被任委強練至龍
恩宅呼其妻元氏及其妾媵并婢僕等並令連席而坐
諸人以逼夫人苦辭不肯強練曰汝等一例人耳何有
貴賤遂逼就坐未幾而護誅諸子並死龍恩亦伏法仍
籍沒其家建德中每夜上街衢邊樹大哭釋迦牟尼佛
或至申旦如此者累月聲甚哀苦俄而廢佛道二教大
象末又以一無底囊歷長安市肆告乞市人爭以米麥

遺之強練張囊受之隨即漏之於地人或問之強練曰
但欲使諸人見盛空耳至隋開皇初果移都於龍首山
城遂空廢後莫知其所終又有蜀郡衛元嵩者亦好言
將來事蓋江左寶誌之流天和中遂著詩預論周隋廢
興及唐家受命並有徵驗尤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
姚僧垣字法衛吳興武康人吳太常信之八世孫也父
菩提梁高平令嘗嬰疾疥麻年乃留心醫藥梁武帝召
與討論方術言多會意由是頗禮之僧垣幼通洽居喪
盡禮年二十四即傳家業仕梁為太醫正加文德主帥

梁武帝嘗因發熱服大黃僧垣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太清元年轉鎮西湘東王府中記室參軍僧垣少好文史爲學者所稱及梁簡文帝嗣位僧垣兼中書舍人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垣赴荊州改授晉安王府諮議梁元帝嘗有心腹病諸醫皆請用平藥僧垣曰脉洪實宜用大黃元帝從之進湯訖果下宿食因而疾愈時初鑄錢一當十乃賜十萬貫實百萬也及魏軍剋荊州僧垣猶侍梁元不離左右爲軍人所止方泣涕而去尋而文帝遣使馳驛徵僧垣燕公于謹

固留不遣謂使人曰吾年衰暮疾病嬰沈今得此人望與之偕老文帝以謹勲德隆重乃止明年隨謹至長安武成元年授小畿伯下大夫金州刺史伊婁穆以疾還京請僧垣省疾乃云自膏至臍似有三縛兩脚緩縱不復自持僧垣即爲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縛即解次服一劑中縛復解又服一劑三縛即除而兩脚疼痺猶自孱弱更爲合散一劑稍得屈伸僧垣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大將軍襄樂公賀蘭隆先有氣疾加以水腫喘息奔急坐卧不安或有勸其服決

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能決乃問僧垣僧垣曰意謂此患
不與大散相當即為處方勸急使服便即氣通更服一
劑諸患悉愈大將軍樂平公嘗集暴感風疾精神瞶亂
無所覺知醫先視者皆云已不可救僧垣後至曰困矣
終當不死為合湯散所患即療大將軍永世公叱伏列
椿苦痢積時而不損廢朝謁燕公謹嘗問僧垣曰樂平
永世俱有痼疾意永世差輕對曰夫患有深淺時有危
殺樂平雖困終當保全永世雖輕必不免死謹曰當在
何時對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謹歎異之天和六年遷

遂伯中大夫建德三年文宣太后寢疾醫巫雜說各有
同異武帝引僧垣坐問之對曰臣準之常人竊以憂懼
帝泣曰公既決之矣知復何言尋而太后崩其後復因
召見乃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勅停朝謁若非
別勅不勞入見四年帝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
言臉垂覆目不得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垣以為諸
藏俱病不可並療軍中之要莫過於語乃處方進藥帝
遂得言次又療目目疾便愈未及足足疾亦瘳比至華
州帝已痊復即除華州刺史仍詔隨駕入京不令在鎮

宣政元年表請致仕優詔許之是歲帝幸雲陽遂寢疾
乃召僧垣赴行在所內史柳昂私問曰至尊脉候何如
對曰天子上應天心或當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
一全尋而帝崩宣帝初在東宮常苦心痛乃令僧垣療
之其疾即愈及即位恩禮彌隆謂曰嘗聞先帝呼公為
姚公有之乎對曰臣曲荷殊私實如聖旨帝曰此是尚
齒之辭非為貴爵之號朕當為公建國開家為子孫永
業乃封長壽縣公母命之日又賜以金帶及衣服等大
冢二年除太醫下大夫帝尋有疾至干大漸僧垣宿直

侍疾帝謂隋公曰今日性命唯委此人僧垣知帝必不
全濟乃對曰臣但恐庸短不逮敢不盡心帝領之及靜
帝嗣位遷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初進爵北絳郡
公三年卒年八十五遺誡衣衾入棺朝服勿歛靈上唯
置香奩每日設清水而已贈本官加荊湖二州刺史僧
垣醫術高妙為當時所推前後效驗不可勝紀聲譽既
盛遠聞邊服至於諸蕃外域咸請託之僧垣乃參校徵
劾者為集驗方十二卷又撰行記二卷行於世長子察
南史有傳次子最字士會博通經史尤好著述年十九

隨僧垣入關明帝盛聚學徒授書於麟趾殿最亦豫爲
學士俄授齊王憲府水曹參軍記室事特爲憲所禮接
最幼在江左迄于入關未習醫術天和中齊王憲奏遣
最習之憲又謂最曰博學高才何如王褒度信王度名
重兩國吾覩之蔑如接待資給非爾家比也勿不存心
且天子有勅彌須勉勵最於是始受家業十許年中略
盡其妙每有人告請効驗甚多隋文帝踐極除太子門
大夫以父憂去官哀毀骨立既免喪龍襲爵北絳郡公復
爲太子門大夫俄轉蜀王秀友秀鎮益州遷秀府司馬

及平陳察至最自以非嫡讓封於察隋文帝許之秀後
陰有異謀隋文帝令公卿窮其事開府慶整郝隆等並
推過於秀最獨曰凡有不法皆最所爲王實不知也榜
訊數日卒無異辭竟坐誅論者義之撰梁後略十卷行
於世

褚該字孝通河南陽翟人也父義昌梁鄱陽王中記室
該幼而謹厚尤善醫術仕梁歷武陵王府參軍隨府西
上後與蕭撫同歸周自許奭死後該稍爲時人所重賓客
迎候亞於姚僧垣天和初位縣伯下大夫進授車騎大

通志後唐藝林傳三
四六
將軍儀同三司該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請之者皆爲
盡其藝術時論稱其長者後以疾卒子則亦傳其家業

隋

庾季才字叔弈新野人也八世祖滔隨晉元帝過江官
至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因家于南郡江陵縣祖詵南史
有傳父曼倩光祿卿季才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
易好占玄象居喪以孝聞梁湘東王繹引授外兵參軍
西臺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季才固辭太
史梁元帝曰漢司馬遷歷世居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

卿何憚焉帝亦頗明星歷謂曰朕猶慮禍起蕭牆季才
曰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陝還都以避其患
帝初然之後與吏部尚書宗慄等議乃止俄而江陵覆
滅周文一見深加優禮公嘗掌太史曰郡宜盡誠事孤
當以富貴相答初荆土覆亡衣冠士人沒爲賤季才
散所賜物購求親故周文問何能若此季才曰郢都覆
敗君信有罪搢紳何咎皆爲賤隸誠竊哀之故贖購耳
周文乃悟曰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爲奴
婢者數千口武成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累

遷稍伯大夫後宇文護執政問以天道徵祥對曰頃上
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護沉吟久
之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免自是漸踈及護夷滅閱
其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誅唯得季才兩紙
盛言緯候宜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徵曰季才其
得人臣之禮因賜粟帛遷太史中大夫詔撰靈臺祕苑
封臨潁縣伯宣帝嗣位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及高祖爲丞相嘗夜召問天時人事季才曰天道精微
難可悉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

得爲箕穎事乎高祖默然久之曰吾今譬騎虎誠不得
下矣因賜以綵帛曰愧公此意大定元年正月季才上
言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闕見國城上俄而變紫逆
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
今王氣已見須即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
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
月十三日甲子甲爲六甲之始子爲十二辰之初甲數
九子數又九九爲天數其日即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
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

月甲午即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為得天數今
月甲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
侍帝將遷都夜與高頴蘇威二人定議季才旦奏臣仰
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漢營此城經
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為遷徙計高祖愕
然謂頴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賜季才絹布及進
爵為公謂曰朕自今已後信有天道於是令季才與其
子質撰垂象地形等志謂曰天道祕奧推測多途執見
不同不欲令外人于豫此事故令公父子共為之及書

成奏之賜米帛甚優九年出為均州刺史時議以季才
術藝精通有詔還委舊任以年老頴求去職優旨每不
許會張胄玄歷行及袁充言日景長上以問季才因言
充謬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異常令人
就家訪焉仁壽二年卒季才局量寬弘術業優博篤於
信義志好賓游常吉日良辰與琅邪王褒彭城劉毅河
東裴政及宗人信等為文酒之會次有劉臻明克讓柳
詒之徒雖後進亦從遊款撰靈臺祕苑一百二十卷垂
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子質

字行脩早有志尚八歲誦梁元帝玄覽言志等十賦拜童子郎累遷隴州司馬太業初授太史令操履貞懿立言忠鯁每有災異必指事面陳煬帝多忌刻齊王暕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爲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由是出爲合水令八年帝親伐遼東徵至臨渝問東伐剋不對曰伐之可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質曰願安駕住此命將授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旣難行可住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

問今段何如對猶執前見帝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剋人豈有成功帝遂行旣而揚公感反斛斯政奔高麗帝大懼遂歸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爲此耳今玄感成乎質曰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曰熒惑入斗如何對曰斗楚分玄感之封今火色衰玄感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宜鎮撫關內使百姓歸農三五年令四海少豐然後巡省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聞之怒遣馳傳鎖質詣行在所至東都下獄竟死獄中子儉亦傳父業兼有學識仕歷襄武令元德太子學士齊王屬義寧

初爲太史令

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也本姓章仇氏七歲詣學日誦數十言州里號曰神童及長博綜羣書尤善占候筭歷之術隱於白鹿山徙居林慮山茱萸澗受業者自遠而至初無所拒後憚其煩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廬於巖下以爲神仙可致太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不爲嗣謂所親曰吾拘逼而來不知所稅駕也今太子廢坐法當死高祖惜其才配爲官奴久乃釋其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仁壽末帝將避暑仁壽

宮太翼固諫曰恐是行鑿輿不反帝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斬之帝至宮寢疾臨崩命皇太子釋之及煬帝即位漢王諒反帝問之答曰何所能爲未幾諒果敗帝從容言天下氏族謂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岳之胄與盧同源於是賜姓盧氏大業九年從駕至遼東太翼言黎陽有兵氣後數日而楊玄感反書聞帝甚異之數加賞賜太翼所言天文之事不可稱數關諸祕密時莫能聞後數歲卒於雒陽

耿詢字敦信丹揚人也滑稽辯給伎巧絕人陳後主時

以客從東衡州刺史王勇於嶺南勇卒詢不歸會羣俚
反叛推詢爲主柱國王世積討禽之罪當誅自言有巧
思世積釋之以爲家奴久之見其故人高智寶以玄象
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筭術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
力以水轉之施於闈室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動合符契
世積知而奏之高祖配詢爲官奴給太史局後賜蜀王
秀從往益州秀甚信之及秀廢復當誅何稠言耿詢之
巧思若有神上於是特原其罪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
妙煬帝即位進歌器帝善之免其奴歲餘授右尚方署

監事七年車駕東征詢上言曰遼東不可討師必無功
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諫得免及平壤之敗帝以
詢言爲中以詢守太史丞宇文化及弒逆之後從至黎
陽謂其妻曰近觀人事遠察天文宇文必敗李氏當王
吾知所歸矣謀欲去之爲化及所殺著鳥情占一卷行
於世

來和字弘順京兆長安人也少好相術所言多驗周大
冢宰宇文護引之左右累遷畿伯下大夫封涇水縣男
高祖微時詣和曰公當王有四海及爲丞相拜儀同既

受禪進爵為子開皇末和上表自陳龍潛所言曰昔陛下在周與永富公竇榮定語臣曰我聞有行聲即識其人臣當時即言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悉誅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識隋公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萬若為將領陣無不破臣即於宮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語不忘明年烏丸軌言於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以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報曰是節臣更無異相于時王誼梁彥光等知臣此語大象二年五月至

尊從永巷東門入臣在永巷門東北面立陛下問臣曰我得無災郭不臣奏陛下曰公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付屬未幾遂總百揆上覽之大悅進位開府和同郡韓則嘗詣和相和謂之後四五當得大官人初不知所謂則至開皇十五年五月終人問其故和曰十五年為三三五加以五月為四五大官擢也和言多此類著相經三十卷道士張賓焦子順鴈門人董子華等此三人當文帝龍潛時並私謂帝曰公當為天子善自愛及踐位以賓為華州刺史子順為開府子華為上儀同

蕭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也博學多
通尤精陰陽筭術江陵覆亡歸于魏為儀同周宣帝時
吉以朝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高祖受禪進上儀同
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陰陽書吉性孤峭不與公卿相
浮沈又與楊素不協由是擯落鬱鬱不得志見上好徵
祥之說欲乾沒自進遂矯其迹為悅媚焉開皇十四年
上書曰今年歲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為冬至來
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為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
采汁圖徵云天元十一月朔旦冬至聖王受享祚今聖

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慶一也辛酉之日
即至尊本命辛德在丙此十一月建丙子酉德在寅正
月建寅為本命與月合德而居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
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
年與歲德合而在元旦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奪命
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月之朝日
之朝主王者經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吉況乃甲
寅部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上元正月是
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之元月之朝日之

通志附錄卷之三 五四
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爲九元之先行年爲三長之首並
與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云角音龍精其祚曰彊來歲
年命納音俱角歷之與經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
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
陽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至陰始祀
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並乾之覆育
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上覽之
悅賜物五百段房陵王時爲太子言東宮多鬼魅鼠妖
數見上令吉詣東宮禳邪氣於宣德殿設神坐有回風

從良地鬼門來埽太子坐吉以桃湯葺火驅逐之風出
宮門而止謝土於未地設壇爲四門置五帝坐于時寒
有蝦蟆從西南來入人門升赤帝坐還從人門而出行
數步忽然不見上大異之賞賜優洽又上言太子當不
安位時上陰欲廢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顧問及獻
皇后崩上令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至一處云卜年
二千卜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
高緯父葬豈不卜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
吉朕不當爲天子若云不凶我身不當戰沒然竟從吉

言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雞未鳴前有黑雲
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布
滿七八里并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
者十餘人謹案葬書云氣王與姓相生大吉今黑氣當
冬王與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無疆之候也上大悅其
後上將親臨發殯吉復奏曰至尊本命辛酉今歲斗魁
及天岡臨卯酉謹案陰陽書不得臨喪上不納退而告
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
我當為太子竟有驗終不忘也今小山陵務令我早立

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記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
下今山陵氣應上又臨喪兆益見矣且太子得政隋其
亡乎當有真人出矣吾前給云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
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運也吾言信矣汝其誌之及煬
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位開府嘗行經華陰見楊素冢
上有白氣屬天密言於帝帝問其故吉曰其候素家當
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後從容謂楊玄
感曰公宜早改葬玄感亦微知其故以為吉祥託以遼
東未滅不遑私門之事未幾而玄感以反族滅帝彌信

之後歲餘卒官著金海三十卷相經要錄一卷宅經八
卷葬經六卷樂譜二十卷及帝王養生方一卷相手版
要決一卷太一立成一卷並行於時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開皇初徵入
朝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高祖召
與語竟無所答賜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陽
狂游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時有張永樂者賣卜
京師伯醜每從之游永樂爲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爲
分析文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爲非所及也伯醜

亦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
子在懷遠坊南門東道北壁上有青裙女子抱之可往
取也如言果得或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其
夫意妻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寃以詣伯醜伯醜爲筮
之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就取果得之又
將軍許知常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
速還不然者楊素斬汝頭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俄
而上崩諒舉兵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
及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有人失馬

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爲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爲
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爲卿說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
店爲我買魚作鱸當得馬矣其人如教須臾有一人牽
所失馬而至遂禽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
上心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
色光是大珠也今爲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容狀上如
言薄責之果得本珠上竒之賜帛二十四匹國子祭酒何
妥嘗詣之論易聞妥之言條爾而笑曰何用鄭玄王弼
之言乎久之微有辭答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

終
理玄妙故論者以爲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壽

臨孝恭京兆人也明天文筭術高祖甚親遇之每言災
祥之事未嘗不中上因令考定陰陽書官至上儀同著
歌器圖三卷地動銅儀經一卷九宮五墓一卷遁甲錄
十卷元辰經十卷元辰厄百九卷百怪書十八卷祿命
書二十卷九宮龜經一百一十卷太一式經三十卷孔
子馬頭易卜書一卷並行於世

劉祐滎陽人也開皇初爲大都督封索盧縣公其所占

候合如符契文帝甚親之初與張賓劉暉馬顯定歷後
奉詔撰兵書十卷名曰金韜上善之復著陰策二十卷
觀臺飛候六卷玄象要記五卷律歷術文一卷婚姻志
三卷產乳志二卷式經四卷四時立成法一卷安歷志
十二卷歸正易十卷並行於世

張胄玄勃海獐人也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趙
暉薦之高祖徵授雲騎尉直太史令參議律歷事時輩
多出其下由是太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不中
胄玄所推步甚精密上異之令楊素與術士數人立議

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暉與胄玄等辯析之暉
杜口一無所答胄玄通者五十四焉由是擢拜負外散
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暉及黨與八人皆斥逐之
改定新歷言前歷差一日內史韋顏敏楚上言曰漢時
落下閔改顛項歷作太初歷云後當差一日八百年當
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
者之謂其在今乎上大悅漸見親用胄玄所謂歷法與
古不同者三事其一宋祖沖之於歲周之末創設差分
冬至漸移不循舊軌每四十六年却差一度至梁虞翻

歷法嫌沖之所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度
曹玄以此二術年限懸隔追檢古注所失極多遂折
中兩家以爲度法冬至所宿歲別漸移八十三年却行
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歷宿起牛初明其
前後並皆密當其二周馬顯造丙寅元歷有陰陽轉法
加減章分進退蝕餘乃推定日創開此數當時術者多
不能曉張賓因而用之莫能考正曹玄以爲加時先後
逐氣參差就月爲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
縮所出實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令合朔加時早日

行速則月逐日少遲令合朔加時晚檢前代加時早晚
以爲損益之率日行自秋分已後至春分其勢速計一
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後至秋分日
行遲計二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氣之下
即其率也其三自古諸歷朔望逢交不問內外入限便
蝕張賓立法創有外限應蝕不蝕猶未能明曹玄以日
行黃道歲一周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日有餘一周天月
道交絡黃道每行黃道內十三日有奇而出又行道外
十三日有奇而入終而復始月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

交前後各五度以下即爲當蝕若月行內道則在黃道
之比蝕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也雖遇正交無
由掩映蝕多不驗遂因前法別立定限隨交遠近逐氣
求差損益蝕分事皆明著其超古獨異者有七事其一
古歷五星行度皆守恆率見伏盈縮悉無格準冑玄候
之各得眞率合見之數與古不同其差多者至加減三
十許日即如熒惑平晨見在雨水氣即均加二十九日
見在心雪氣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以爲定見諸
星各有盈縮之數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其積候所

知時人不能原其旨其二辰星舊率一終再見凡諸古
歷皆以爲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冑玄積候知辰星一
終之中有時一見及同類感召相隨而出即如辰星平
晨見在雨水者應見即不見若平晨見在啓蟄者去日
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內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隨
見其三古歷步術行有定限自見已後依率而推進退
之期莫知多少冑玄積候知五星遲速留退眞數皆與
古法不同多者差八十餘日留回所在亦差八十餘度
即如熒惑前疾初見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日行一百

通志卷之三
七十七度定見夏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步天驗今古皆密其四古歷食分依平即用推驗多少實數罕符曹玄積候知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即速背之則遲皆十五度外及循本率遂於交分限其多少其五古歷加時朔望同術曹玄積候知日蝕所在隨方改變傍正高下每處不同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時立差皆會天象其六古歷交分即為蝕數去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去交十度食三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即蝕既其應多少自

古諸歷未悉其原曹玄積候知當交之中月掩日不能畢盡故其蝕反少去交五六時月在日內掩日便盡於其蝕乃既自此以後更遠者其蝕又少交之前後在冬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曹玄所立蝕分最為詳密其七古歷二分晝夜皆等曹玄積候知其有差春秋二分晝夜漏半刻皆由日行遲疾盈縮使其然也凡此曹玄獨得於心論者服其精術大業中卒于官許智藏高陽人也祖道幼常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時號名醫誠諸子曰為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

豈謂孝乎由是遂世相傳授仕梁位員外散騎侍郎父
景武陵王詔議參軍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為散騎
常侍陳滅高祖以為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王
俊有疾上馳召之俊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
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為之奈何明夜
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
至為俊診脉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癘不可救也果如言
俊數日而薨上竒其妙資物百段煬帝即位智藏時致
仕帝每有苦輒令中使就宅詢訪或以輦迎入殿扶登

御牀智藏為方奏之用無不効卒於家年八十宗人許
澄亦以醫術顯澄父奭仕梁為中軍長史隨柳仲禮入
長安與姚僧垣齊名拜上儀同三司澄有學識傳父業
尤盡其妙歷位尚藥典御諫議大夫封賀川縣伯父子
俱以藝術名重於周隋二代史失其事故附云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齊後謀
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寶常被配為樂戶因妙達鐘律
通工八音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
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

大爲時人所賞然歷周隋俱不得調開皇初沛國公鄭
譯等定樂初爲黃鐘調寶常雖爲伶人譯等每召與議
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不寶常
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因極言樂
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其
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且論八音旋
相爲宮法改絃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律變
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已來
知音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

應手成曲無所疑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
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
之又太子洗馬蘇夔以鐘律自命尤忌寶常夔父威方
用事凡言樂者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怨望蘇威因
詰寶常所爲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上雅好符
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悅之先生當言從胡僧受學云是
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悅先生當言所爲可以行
矣寶常遂如其言以答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四夷之
樂非中國宜行其事竟寢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泣

通志附錄卷第三
六
明甫
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言者
皆謂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寶常貧而無子其妻因
其卧疾遂竊其資物而逃寶常竟餓死將死取其所著
書焚之曰何用此爲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
開皇中鄭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並討論墳籍撰著樂
書皆爲當時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及寶常遠矣安馬
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等能造曲爲一時之妙又習
鄭聲而寶常所爲皆歸於雅此輩雖公議不附寶常然
自心服謂以爲神時樂人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

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於戶外彈胡琵琶作曲

安公子曲令言時卧室中聞之驚起曰變變急呼其子
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歔流涕
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
曲宮聲往而不反宮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弒於江
都

何稠字桂林西域人國子祭酒妥之從子也父通善琢
玉稠年十餘遇江陵平隨妥入長安仕周御節下士及
高祖爲丞相召補參軍兼掌細作署開皇中累遷太府

通志六十四卷卷之三
六十五
丞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波斯嘗獻金線錦袍組織殊
麗上命稠爲之稠錦成踰所獻者上甚悅時中國久絕
琉璃作匠人無敢措意稠以綠瓷爲之與真不異尋加
貞外散騎侍郎開皇末桂州俚李光仕爲亂詔稠募討
之師次衡嶺遣使招其渠帥洞主莫崇解兵降款桂州
長史王文同鎖崇詣稠所稠詐宣言曰州縣不能綏養
非崇之罪命釋之引共坐并從者四人爲設酒食遣之
大悅歸洞不設備稠至五更掩及其洞悉發俚兵以臨
餘賊象州逆帥杜條遼羅州逆帥龐靖等相繼降款分

遣建州開府梁昵討叛夷羅壽羅州刺史馮暄討賊帥李
大檀並平之承制署首領爲州縣官而還衆皆悅服有欽
州刺史審猛力帥衆迎軍初猛力欲圖爲逆至是惶懼請
身入朝稠以其疾篤示無猜貳放還州與約八九月詣京
師相見稠還奏狀上意不懌其年十月猛力卒上謂稠曰
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矣稠曰猛力共臣約假令身死
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來初猛力臨終誡其子長
真曰我與大使期不可失信於國士汝葬我訖即宜上
路長真如言入朝上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

以勲授開府仁壽初文獻皇后崩稠與宇文愷參典山陵制度稠性少言善候上旨由是漸見親昵上疾篤謂稠曰汝既曾葬皇后今我方死亦宜好安置囑此何益但不能忘懷耳竟而有知當相見於地下上因攬太子頸曰何稠用心我後事動靜當共平章大業初煬帝將幸揚州勅稠討閱圖籍造輿服羽儀送至江都其日拜太府少卿稠於是營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車輿輦輅皇后鹵簿百官儀服依期而就送于江都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物巨億計帝使兵部侍郎胡雅選部郎

薛邁等勾覆數年方竟毫釐無舛稠參會今古多所改創魏晉已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古田獵服也今服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導自稠始也又從省之服初無佩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除去印綬兼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一隻舊制五輅於轅上起箱天子與參乘同在箱內稠曰君臣同所過爲相逼乃廣爲盤輿別構欄楯侍臣立於其中於內復起須彌平坐天子獨居其上自餘麾幢文物增損極多帝復令稠造戎車萬乘鈎陳八百

連帝善之以稠守太府卿後兼領少府監遼東之役攝
右屯衛將軍領御營弩手三萬人時工部尚書宇文愷
造遼水橋不成師未得濟左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因而
遇害帝遣稠造橋二日而就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
是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廻八里城及
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闕面列一
觀觀下三門比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稍加至右
光祿大夫從幸江都遇宇文化及亂以爲工部尚書及
敗陷于竇建德復爲工部尚書舒國公建德敗歸于唐

授少府監卒又齊時有河間劉龍者性彊明有巧思齊
後主令脩銅雀臺稱旨因而歷職通顯及隋文帝踐阼
大見親委位右衛將軍兼將作大匠遷都之始與高顛
參掌制度世號爲能大業中有南郡公黃亘及弟袞俱
巧思絕人煬帝每令其兄弟直少府將作于時改創多
務亘袞每參典其事凡有所爲何稠先令亘袞立樣當
時工人莫有所損益亘位朝散大夫袞散騎侍郎



